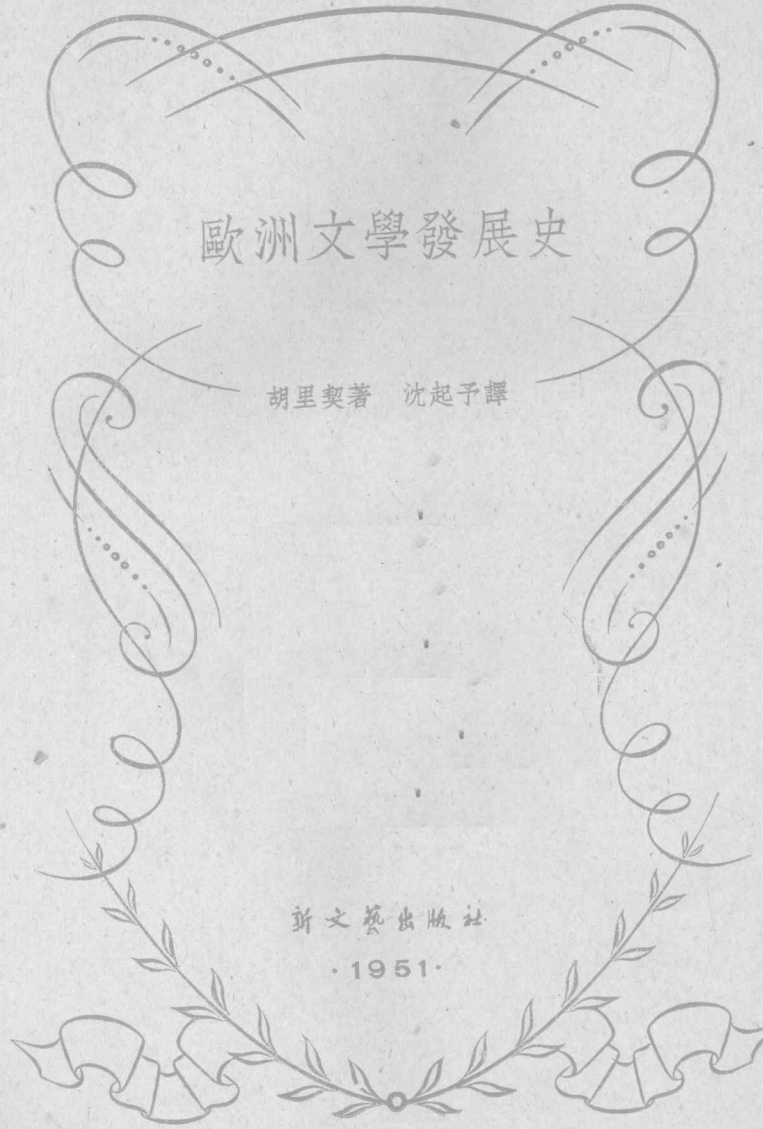


歐洲文學發展史

A decorative border composed of elegant, swirling lines and leafy branches. The top part features a series of small dots forming a semi-circular arc. The bottom part includes a laurel wreath and a ribbon banner.

歐洲文學發展史

胡里契著 沈起予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1 •

原著者序

此處所供獻給讀者注意的歐洲文學發展史，是出版於一九〇八年而於一九二三年稍加訂正了的改訂版。如有將這第三版拿來與第二版比較的人，則誰也很容易發見：除了第一章而外，一切殘餘的部分都被改訂得全失舊觀，而且是在本質上從新改作的。著者也很知道：他的這個第三版，也不能被想爲是最後的東西，而且也不應該這樣地想。在最近的將來，這部書將會再被改作罷。不過雖是這樣，著者仍以爲可照現在的原形把這部概要送到世上去，而且這也是有益的。因爲對於歐洲文學（從中世起到現代止的）的這種節約的概觀的需要，不特是黨的高等學校文學部的聽講者所感着，同樣，亦是努力於自修的人們所感着的。這第三版與久已絕了版的第二版比較起來，無論對於那一種人，都能給與一種更精確而更詳密的關於歐洲文學發達之過程及其發達之個個楔機（moment）的觀念來。

三部解釋文藝思潮的書的比較觀（代序）

文藝作品的發展，由於文藝思潮的發展而來，文藝思潮的發展，則又是隨時代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所以文藝思潮可算是前後兩者間的楔機。

歐洲的文藝思潮之有系統地被介紹到中國來的，大約有三種；第一，是厨川白村之文藝思潮，是人類社會的「肉」與「靈」的思想之交互鬥爭而來的說法；第二，是泰勒的「文藝作品是由圍繞於其周圍的風俗習慣及精神之一的狀態的總體所決定」的站在自然科學和社會學的立場上的說法；第三，是胡理契的站在社會科學的立場上的說法。

厨川白村的靈、肉鬥爭的思想潮流，是指的基督教思想（希伯來 Hebrewism）與異教思想（Paganism）在文藝思潮上的兩種性質相反的潮流的不同的內容：即基督教思潮（希伯來思想）所主張的文藝是「靈魂的曙光」，其特色是含禁慾性、要知道神、絕對服從、教權主義、天國和神本位、利他主義、超自然主義、宗教性與道德性、信仰與獨斷、主觀的傾向等；異教思潮（希臘思想）所主張的文藝是「肉的帝國」，其特色是含肉體性、爾當自知、個人的自覺、自由主義、現世與人的本位、自我滿足、自然主義、智識性與藝術性、科學性與實驗

性、客觀的傾向等。厨川氏的這種看法，在形式上當然也有其整然的系統，但這是超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相對立的系統，而同時也就是唯物論與唯心論相對立的系統；是非一目了然。

第二，泰勒的「文藝作品是由圍繞於其周圍的風俗習慣及精神的一般狀態的總體所決定」的說法，則因其在他的英國文學史的序文中，將其內容分析為民族、環境、時機（Moment）等三個具體的因素，而其理論之嚴密，實超出厨川遠甚之故，所以其立論與唯物史觀的距離，實不過祇有一線。自然，他的三因子中的「民族」與「時機」二者都受人攻擊過；但在他對文藝作品的定義中，既未將民族嚴格地規定為一個獨立的因子，而我們若把「時機」這字單看成是「楔機」的意思，則這不外是指出在過去的文藝作品與現在的文藝作品間的一種媒觸時，則「時機」也就會含有「接受遺產」的意義了吧。

第三，胡理契的對文藝思潮的見解，則較前二者都較完善而且已經是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的見解了。誠然，對胡理契的文藝思想，據說在蘇聯曾受過批評；不過在中國，我們都不曾發現過這種材料。據探聽所得，似乎是有人覺得他是站在庸俗的社會科學的立場上來解釋着文藝思想的發展；又有人覺得他在本書上說到文藝的「藝術性」之處太少了。不過，在中國，從社會的階級性來從十四世紀一直到二十世紀的歐洲的工業技術社會的文學的發展解釋得這樣正確的書，這還是第一部吧。

譯者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

目次

原著者序

譯者序

第一章 自然經濟時代（十世紀——十四世紀）

封建的——神官的社會之詩歌

但丁

第二章 商業資本時代（十四世紀——十七世紀）

意大利文學之前驅的任務

意大利的小說

騎士詩歌在意大利之復活

二〇

二一

二六

托爾誇托·塔索 (Torquato Tasso, 1544-1595) 三二

古典的古代之復活 三四

法國人文主義的知識階級之文學的進展 三七

西班牙的封建詩歌之衰弱和資產者文學的誕生 四二

莎士比亞 四七

清教徒派的詩歌 五三

第三章 絕對主義時代的文學

法國的古典主義 五八

莫利哀 (Molière) 六四

第四章 向上的資產階級的文學

古典主義之衰微 七一

感傷主義 七七

英國文學之優位 八三

十八世紀文學之教訓的及政論的性質 八四

十八世紀的資產者戲曲.....八八

資產者小說.....九六

資產者古典主義.....一〇六

歌德的「浮士德」.....一二二

第五章 資產者社會的文學

由古典主義到浪漫主義.....一一八

英國的浪漫主義.....一二八

德意志的浪漫主義.....一四八

法蘭西的浪漫主義.....一六一

第六章 從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

英吉利文學中的寫實主義.....一九二

法蘭西的寫實主義.....二〇七

德意志的寫實主義.....二二八

第七章 十九世紀末資產者社會之文學

英國之印象主義的唯美主義·····	二三九
法國之印象主義的唯美主義·····	二四八
奧地利德意志之印象主義的唯美主義·····	二五七
象徵主義·····	二六四

第八章 其他主要的歐洲諸國中之資產者文學

十九世紀末之比利時文學·····	二七一
十九世紀末之斯干的那維亞文學·····	二七九
十九世紀末之意大利文學·····	二八八

第九章 工業技術社會的文學

文學上的資本主義發達之反映·····	二九三
工業技術社會之詩的樣式·····	三一一
社會主義作家·····	三二七
共產主義作家·····	三二六

附錄

錄·····	三三一
--------	-----

第一章 自然經濟時代（十世紀——十四世紀）

封建的——神官社會的詩歌

在中世紀時，西歐被自然經濟支配着；生產物並非爲交換而生產，幾乎專是爲自己的需要而生產的。當時人們所藉爲生存的主要泉源是農業，農業就是當時的經濟之支配形態。在自己的經濟活動上，中世紀的人幾乎完全依賴自然之原素的諸力量。他們對於這種力量的依賴，更因了他們中間之不斷地受敵人的襲擊，不息的內亂，和摧殘了極多數的居民的各种疫病等之結果，生出深刻的極端的孤立無援的感情來。

在這個爲生存的鬭爭中，孤立無援的人的目光，不知不覺地便朝着天上。他期待着天上的助力和救濟，於此便胚胎出他的宗教性。這個宗教性，教會又由於它自己的必要，與以教義和影響力來加以支持，使之鞏固。中世紀的人，極真摯地相信事件之自然的進行，是能夠由天上的力——神——聖母馬利亞，聖者等——之干涉而被破壞，被變更的。由誕生以至到墳墓，他完全居住在奇蹟的事物之雰圍氣中。他之視奇蹟，恰與我們對於自然法則一樣，是

一種自然的東西。奇蹟可以醫好他的疾病，把他從危險或敵人中救出，使他向着道德的完成之路。中世人由生存鬭爭上之孤立無援所喚起的這種精神生活之根本的特性，在中世的文學上反映出來了。當時的文學，全體塗着奇蹟的童話的顏色。我們就中世的詩歌之任何一種類來看，——無論是軍事的英雄詩，宗教的道德的詩篇，或者騎士故事——在事件之自然的進行之上，都常充滿着奇蹟的幻想的要素。即是常有非地上的力，干涉着人的生活以規定生活之方向。敘述卡爾（Charles）大王之贊助者羅蘭（Roland）的古代法國之英雄詩裏面，有將薩拉森人（Saracens）之侵入告知王的天使從天降下，這個天使還把死了的英雄羅蘭之魂伴到天國去。又武士們不知道誰是誰非時，他們相信神會來幫助他們，使他們知誰是誰非，而開「神的審判」。在中世的貴人們所曾傾聽的許多騎士故事中，曾發生種種事件，那些事件最不可信，然而作者、登場人物、及讀者和聽者們卻都認為是最普通的現象。騎士一掬噴泉之水，便突然起了暴風，（帶着獅子的騎士）他走到了城裏偶然一看，象棋的棋子在棋盤上走動（Perceval），他飲了魔法的水，便發狂似地戀慕他最初所遇的婦人，（愁斯丹與綺瑟的故事〔Zristan et Esent〕）。為中世詩歌中之最大的作品的但丁之神曲（The Divine Comedy）完全構造於奇蹟之上；如果詩人的少年時代的戀人碧亞特麗絲（Beatrice）不從天而降，哀求詩人維幾爾（Virgil）之靈，在但丁的生前便示之以地獄和淨土，以救彼於永劫之苦惱，則但

丁恐將溺於不可救藥的罪過而永久地滅亡了罷。

中世紀人，與其說他們住於現實的世界中，不如說是住於虛構的世界中；他幾是生活於夢幻中而相信夢的空想家，生活在他的眼前，變成了「夢」與幻影的夢去了。中世人所固有的這第二特性，在中世文學的全體上，亦蓋上了難於消蝕的刻印。在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中，亞歷山大大王的故事中，抒情詩中，以及但丁之神曲中，幻夢皆豫定着人的行為而演着重要的角色。敘述人能於夢中看見死後的世界之祕密的詩一樣的故事之完整的文學，便產生出來。（傳道者保羅，*Tundalia*，聖巴屈里克〔*Saint Patrick*〕之夢）。那中世詩歌中之最大的作品——但丁之神曲也以這樣的「夢」之形式而出現，決不是偶然的事。又詩人即被牽心於世俗之念（並非死後之念）的時候，亦常喜將自己所作的故事，包於「夢」的形式中。如農夫皮爾斯之夢（*Piers Plawman*）的作者，英國的詩人宣教師蘭格蘭德（*William Langland*）的行為，卽是一例。

中世的人，因他在思想上並非住於現實的世界而乃住於空想、夢幻、彼岸性之領域中的原故，他們對於事物及人，亦不以其爲事物爲人而感着興味；祇有那些能容許他們推測到另一個比地上的世界還更美的世界時，他們纔對之感着興味。在他們的目光看來，事件及人，恰似含有寓意的性質，含有其意向有釋明之必要的條件的符號的性質。這個獨具的特性，亦

在中世的詩歌上蓋上了刻印。在那裏是象徵與寓意支配着，一切現實的事物，還另具有一個超乎該事物之上的更重大的意味。中世文學中所表現出來的婦人，已經不僅是一個婦人，她不是天使的擬人化（如在圖路巴都的詩人們 [Les Troubadours] 及但丁時），便是一個惡魔的化身（如在僧侶的禁慾文學時）。

這樣，中世文學之最有性格的形式諸特性——這文學上的奇蹟的，幻想的要素之優越，「夢」的支配，以及對於象徵和寓意的傾向——是可用中世的人們，在那鄙視不屑計較的地上生活的彼岸，追求非地上的永遠的「力」的別一世界的努力而被說明的。

這個努力，在究極上還是他們爲生存而鬭爭之孤立無援所喚起的。不過由教會之活動，它纔變爲深入，纔更加強化。教會是具有論述地上的存在之罪障，神及聖者們之全能，彼岸世界之現實性等之宗教的教義的。

如果在經濟關係上中世紀是自然經濟之支配時代時，則中世紀在社會關係上的特徵，便是那創造特殊的社會組織——「封建的構造」之軍事的農業貴族之支配。較爲巨大的地主，是較少富有的地主之主人，而他們又同爲最富裕最強力的封建主——王之家臣。一（主人）稱爲「君主」，他（從僕）稱爲——「家臣」。家臣在軍事的企業上，應當援助君主，小君主援助大君主，而最後他們又共同起來——援助王。地主——武士間之土地的及人格的關係

上之這一切的複雜體制，在相互的義務之槓杆上面，和相互的忠誠上面被維持了下去；武勇和對於君主之絕對的忠誠，乃是封建主之爲主的資格，也是爲主的勇氣。

在中世紀爲支配的封建主之階級，又將自己之精神的刻印蓋在這時代的文學全體上面了。騎士的詩篇，騎士的抒情詩，騎士的故事——此等便是其主要的種類。通常，詩人們自身——北部法蘭西之 *trouvère* 中部法蘭西 (*Provence*) 之 *troubadour*，德意志之 *minnesingers*，英吉利之 *minstrel*——亦是從貧窮化了的封建主階級層中出來的，這雖然並不一定。

中世的英雄詩，便是最先供獻於軍事的偉業的——武勳之歌 (*Chanson de Geste*)，它的故鄉是法蘭西。其中較爲初期的作品之中，封建主——還不過單是一個強盜，燒毀領地與部落和修道院，以血濺的手來竊盜酒宴的聖物 (*Raoul de Cambrai*)。其後到十一世紀，一面受教會的影響而騎士道亦確立了的時候，這種暴虐者的型樣 (*type*) 被一種國王和宗教之忠實從僕的騎士之姿態所代替了。這種被理想化了的騎士，在古代法國的羅蘭歌 (*Chanson de Roland*) 中被描寫得最爲鮮明。羅蘭歌敘述著佛蘭克 (*Franc*) 土卡爾 (*Charles*) 大王的騎士們和薩拉森人 (亞拉伯人) 的戰鬪，乃是騎士之主要的美德 (對於神、王和君主的忠誠) 的讚歌。佛蘭克王白鬚的卡爾在這地上，實不過是上帝的家臣，所以他在基督教之普及和擁護中去看出了他自己的地上的使命。他打敗了馬布爾——薩拉森人之後，除了強制地使被打敗了的回教徒

受洗禮而外，便不知道再有更好的對於神的服務了。及他回到首都亞亨時，在夢中有大天使加伯列（Gabriel）出現，要他爲基督教的繁榮計而更向着新的偉業。

「罄竹不足以書其高貴和寬大」的卡爾。從對於神的關係上說來是家臣，同時從對於他的一切的武士，對於負有服務於彼——土地所有者，騎士的軍隊之「扶養者」的義務之家臣們說來，則是君主。

「凡爲騎士者，應當爲君主忍受苦熱、沍寒、缺乏，而不應愛惜一己的血肉」。英雄詩之主要的主人公，卡爾之姪羅蘭的這幾句話中，包含着軍事的貴族之道德的精髓。對於君主的忠誠，是騎士、封建主之主要的美德；與此對照起來，則對於君主的貳心，自然便是騎士所能犯的罪惡中之最大的了。惟其如此，那以Roncesvalles谷中的英雄的死來表現出自己對於君主的忠誠的羅蘭，和那把卡爾大王的軍隊，賣給與馬布爾人（爲嫉妬羅蘭之故），其後由「神之審判」而被看破時，竟不名譽地在絞首臺上斷送了命的加勒龍（Caradoc）纔在英雄詩的裏面，互相地對比起來。騎士，家臣，應當以忠誠和誠實來「不惜血肉」地爲自己的君主服務，同樣，封建階級的婦人，亦以直到墓穴都須得忠實於自己所選擇的人爲其義務。卡爾回到亞亨的宮城時，便被羅蘭的未婚妻阿德迎着。王將羅蘭的死告訴她之後，即欲將她轉配於繼承王冠者的自己的兒子之事相告。但阿德竟悲歎過甚，卒在白髻的卡爾的足下死去，

恰如她的未婚夫對於王的忠實一樣，自己對於未婚夫亦盡了忠實了。

軍事的偉業，戰爭之狂熱——不特是封建騎士之英雄詩（或詩篇）的主題，而且同時亦是封建騎士之抒情詩之主要的主题（theme）之一。詩人，騎士們都讚美戰爭而作了歡樂之歌（賽爾紋特 [Sirvente]）。「飲食和甜蜜的睡眠，都不能像前進，『戰場去』的呼聲那樣安慰我的心。」——一個無名的詩人封建主這樣吶喊着。又當作戰士當作詩人都曾有名的波倫（Bertrand de Born）他爲了教人好尚猛烈的比武與流血的戰爭，竟主張去詛咒那已有希望的和平。

封建階級，把軍事的企業之餘暇消實在戀愛上面，因此中世的詩歌中，戀愛的抒情詩與軍事的抒情詩遂相並而占有了顯著的位置。後者，在法國的南部，普羅完斯（Provence）的圖路巴都（troubadours）之創作中，有了最完成的表現。最初詩人，戰士所謳歌的戀愛，是低劣而粗暴的（如初期的圖路巴都們，紀約門德波瓦蒂耶 [Guillaume de Poitiers]，阿蘭記侯冷波 [Raimbaut, Seigneur d'Orange]）。其後騎士道確立了，家臣與君主間之關係的性質，遂引用到詩人與其戀人間之關係上，最先便表現爲對於她的「服務」了。一方圖路巴都們，據彼等之舊的傳記，通常是被奪去了「騎士的生活」之可能，而貧窮化了的騎士，所以他們都是服務於更爲富裕的封建主的。這時他們的服務之表現，第一便是以特殊的「政治」詩（塞

爾敘特）來擁護君主之利益，以威嚇或嘲笑其敵人；其次便是以戀愛詩（Canzone）來讚美封建主之妻，讚美她的美和善行。城砦之主婦，在當差的武士說來，是難得接近的，所以他對她的戀愛，必然地是精神的戀愛。如果有時在 Provence 的圖路巴都們的舊傳記裏面，竟流傳着彼等之某某與「貴婦人」的豔史，這在大多數的時候說來，也顯然是把詩人的含有寓意的意義之表現，太過於照着文字解釋了的原故，纔發生出來的傳說。詩人與貴婦人的關係，乃是受着諸種條規的完善的法典所規律着；而且詩人們屢以關於戀愛的這個複雜的法典之問題，或關於其他之問題等來互相辯議，討論（這種討論詩稱為 Tenson），此事亦是說明這個戀愛之純屬「觀念的」性質者。一般地說來，騎士，圖路巴都之戀愛，與其說是真的情熱，毋寧說是忠良臣民之感情的表白。有的騎士歌唱他一生還不曾見過一次的婦人，（如對於 Tripolitaine 的王妃之自己的遙隔的戀慕歌之作者 Jaufré Rudel），有的騎士則不歌唱地上的女性而竟歌唱處女馬利亞。

從十三世紀起，封建的構成，纔到處受着新經濟的諸條件之蠶食。同時封建社會便傾向到更嚴重的沒落了。在封建主義（Feodalisme）的繁盛期中，占極重要的位置之詩的種類如敘事詩（詩篇）與抒情詩（戀愛詩）等，現在漸次地與文學創造之新的種類相交替了。這個新的種類，便是已經表現得有都市的身分，都市的風氣之影響——即是那最初用詩來寫，其